



V. 1. I. No. 1. 半月刊 9, 1, 1931.

目 錄

- | | |
|----------|------|
| 1. 叛徒與歌者 | 劍 倍 |
| 2. 開拓 | 高爾基 |
| 3. 農民文學論 | 立野信之 |
| 4. 緣亡 | 胡 虹 |
| 5. 復活節 | 非 白 |

叛徒與歌者

劍 倍

星月冷明，荒原中陰森寂靜，蠻峰沉默於蒼夜的懷中。古剝中的鐘聲和着松風輕噓於暮林的幽徑，這正是沉岑的夜半黑暗深鎖着幻夢。

我這天涯淪落的過客徘徊在幽徑，
任夜風吹散了幻夢永眠於孤塚；
悲淚似泉湧，抱着秘密的憤情逃遁無踪，
無名的時代之烈火，燃燒在心胸。

看，無限的慘黑吞沒了羣星，幻滅的靈光亦消泯於墓塋，野郊荒村外的孤塚深埋着不解之春夢，破滅的希望裏燃燒起了生命之熱情，我將作一披髮的怪客，追逐烏雲，痛擊蒼空，挽回這豪邁的雄心於塞漠的幽境。

從此毀滅了奴隸的心情往前衝鋒，
將長劍撥開雲翳任光焰燭耀青空；
以毒殺貧苦人類的元凶祭奠英靈，
宣誓做時代的先驅，作勇敢的犧牲。
天乎，天乎，我誓作玩弄偶像的英雄！……
夜鶴驚散了棲鴉，空中流蕩着疲憊的慘鳴；烏雲翻瀾的旅行蒼中，陰風陣

(1)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陣嘶吼，死寂的世界飛進着無數的金星，但黑幕下埋葬了人類的罪惡永不醒
(這真是人類的奇蹟)任慘霧愁雲瀰漫了星空，霜露降落於我的眉峰。

我岑默的獨自站在險絕的山崕，
將哀淚灑落於空洞無人知的世界；
說什麼時代之首領，柱石，那可咀咒的怪類，
誰知先烈的鮮血還不是蛆蟲爭逐的盛會。
縱天崩地裂，亦驚不醒那沉眠於薔薇幕帳的蒼生！夜色又是這般寂靜，黑
幕下消逝了英雄的豪夢，讓死靜為寒顫的輓歌，飄渺於空虛的人類的夢中。
有一日烽煙燭天，燃燒起我瘋狂的歌聲，
與魔鬼，猛獸惡鬥於淫污的塵寰；
到何時聲嘶力竭頹臥荒山之顛，
將宿恨埋葬於斷頭臺畔！

開 拓

高爾基作 烏生譯

永遠蓋着白雪的山巒圍繞着個碧綠色的湖。黑色紐帶似的公園，形成了華美的摺疊，直垂到水面。岸邊有白色的房子映在水裏，好像用砂糖造的房子似的，而周圍的東西，全和小孩子在靜靜的睡着一樣。

早晨。
從山上靜謐的流來花香，太陽剛剛的昇起來。樹木的葉梢和草叢上，還閃爍着露珠。灰色絲條般的道路，伸到寂靜的山峽中。道路是石頭鋪的，可是看着却和天鵝絨似的柔軟。所以總是想去用手摩挲這般想。

在堆積着碎石的旁邊，坐着個甲蟲似的黑色的勞動者，他胸上佩着賞牌，臉上顯着很英勇，而且很良善的樣子。

把青銅色的肘放在膝上支着頭，一面看着站在栗樹下的那個過路人的臉，一面述說：

『先生！這是我在開鑿希姆波倫隧道的時候得的賞牌。』
眼看着胸部，向美麗的金屬小片微笑着。
『呵！無論什麼工作，在不喜愛它的時候，是困難的，若一旦起了喜愛的心，就容易了。但——總之這件工作是够困難的了。』

他一面向着太陽微笑，一面輕輕的搖着頭，並且忽然興奮起來，手向上方搖着，閃耀着黑色的眼睛。

『在作這件工作的時候，時常也是覺得非常的可怕！覺得土地都是有感覺的。這是怎麼回事呢？我們掘着山洞，已經進去很深的時候，——在那裏大地

就很兇暴的來接待我們了。它向我們噴散熱氣，所以使得我們心臟也苦悶；頭也沉重；骨節也疼痛了。——這全是經驗過的！隨後大地又向人們投來石頭；向我們噴散熱水，這東西可怕極了！還有時候，在燈的旁邊水都變紅了。所以我父親便向我說：「我們傷害土地，它為着復仇，所以用自己的血來淹溺我們，燒殺我們！」自然這是空想，但是若在很深的地中，在呼吸緊迫的黑暗；嗚咽的水流；並鐵器敲在石頭上的種種響聲之中，一聽這種話，什麼空想，簡直全忘了。在那樣的地方，萬事都是空想的！實際我們人類如此的小，我們所穿鑿的那個山，有通到天上去的那樣高，所以若是為着明瞭這個，非實際的去看不行！太陽看不見我們穿鑿的洞，和他昇起來以後就進到這洞裏去的人們，可是他却很悲慘的在看着進到大地懷裏去的人們的背影啊！——因為他大有看着機械和山的憂鬱之臉，聽着深處的呻吟；並頑狂的不安之笑聲似的爆發之聲的必要！」

他揮動他的兩手，整理着短衫，靜靜的呼吸了一下。

『人類是有勞動能力的！』他傲然的說。『實在的！先生！妙小的人類若想勞動的時候，——他的力量任什麼都能貫徹！請你相信這個！人類能作成一切他所要作的事情。可是我父親起初是不相信的。父親對我說：『我們穿鑿一個從一國到別國去的山洞，這是違背以山之城壁而區劃出兩國之界限的上帝之意旨的。你們要注意瑪登娜（意大利人用語。即聖母瑪利亞）不是我們的同盟！』但這是錯誤的，因為瑪登娜是愛好瑪登娜的一切人的同盟！到後來父親也照我剛才向你說的那樣想了。為什麼呢？就是覺着自己比山還高比山還強的原故。可是一到祭日，他坐在桌傍，前面放着葡萄酒，就向我們說了。

——「上帝的孩子們啊！」這是我父親愛用的開口語，為什麼呢？因為他是一個忠誠的宗教人物。「不可那樣的與土地鬥爭，它受了傷一定要復仇，結果土地是不能打敗的！簡單的說，我們掘到山的心臟地方，怎麼樣呢？——山之心臟一定要向我們噴火，燒我們，為什麼呢？因為大地的心臟，便是火的心臟。這是誰都知道的。開拓土地這件事，就是幫助着土地結子。——我們這樣的被命令着，但如今呢？我們却拆曲了土地的臉和姿態。我們越掘，空氣一定越熱。呼吸越難受。」……

聽者一面用手尖捻着嘴唇一面微笑。

『這樣想的不止我父親一人。實在的！隨着深度隧道中的熱度也愈甚，有許多的人都病倒了。並且熱的泉水，不住的流出來，地層也崩壞了。我們從魯戈諾來的兩個同伴瘋狂了。夜間在我們的小屋中，有許多人說着夢話。而且呻吟着，跳下床來。……

「這就是父親的錯嗎？」父親眼中浮着恐怖之色，又咳嗽着繼續說：……

(3)

京書藏

• 648053

不是我說的那樣嗎？土地是不能抵抗的！

「最後父親睡下，永久不起了。堅持着與死戰鬥了三個星期以上，總沒有像那知道自己之價值的人般的，說過那種訴苦的話。」

「保羅！我的工作算完了！」有一回父親在夜裏向我說。「要好好的注意自己的身體！你回家去，瑪登娜要跟着你！」說着閉上眼，嘆着氣，暫時沉默下了。

聽者站起來，向四圍看了看山，而且用力的伸了伸腰，使得骨節都呵吱呵吱的響。

『父親捉住我的手，把我拉向他的身邊說了。先生！這是實在的話呀！——父親這樣說：哦！保羅！我想能完成的！——因為從我們對面掘來的人們，我們一定要相遇在山中的！你相信嗎？』

『我相信的！』

『很好！我的孩子！不這樣不行！一切的事情，非以美好的出發點，與抱着對於上帝的信仰不行！對於好的工作，以瑪登娜的新願，上帝就幫助的。我的孩子！我盼望你，若是那個時候來了，若是人們相遇了，你務必來到我的墳前：「父親！成功了！」這樣來說給我！就是因為我想要知道！』

『這是件美好的事！先生！我與他約定了。他說了這話，過了五天便死了。但是死的前兩天，還盼望着我，或是別人，死後把他埋在他作工的地方。大概這不是夢話吧！』

『從別方掘來的人們，和我們相遇的時候，是在我父親死後三十個星期以後的時候，啊！先生！這真是個瘋狂的日子！在黑暗的地下，——在壓潰像我們這樣渺小的人類的可怕的嚴重之中，——你想想——在那樣的地下，我們可聽見向我們這方不住的前進而來的人們的騷音了！』

『那轟轟的聲音，我們聽了好久，一日一日的聽着清楚起來，我們充滿了勝利者似的狂喜，——我們好像憑托着惡魔的東西一般，沒有寶體的人似的，不知疲勞的，盲目的勞動着，——真好！天氣好的時候，也跳起舞來。這是實在的話呀！而且我們和小孩子一樣，撒起嬌來；善良起來了。先生！你要知道！——幾乎和鼴鼠似的，長久的潛入在地下的黑暗之中，想遇見人的希望，是怎樣的強烈，怎樣的不能忍受啊！』

他全身燃燒起來，并且靠近聽者，以溫柔的眼注視着他的眼，靜靜的喜歡的繼續着說：

『到了最後，打通地層了，在隙縫裏閃着火把的紅花的時候，一個人的黑臉上，流出了歡喜之淚，隨後便閃出火把與許多人的臉。而且轟起了勝利的歡叫，與喜悅的激昂。——這在我一生中，算是頂好的一天。我一想起這，——

我便覺着我有了生之幸福了。我有了成績了，我可以向你說我有了神聖的成績了。我們從地下，出到有太陽的地方來的時候，我們爬在地上吻着哭起來。真好像童話似的使人暢快！隨後又與打敗了的土地接吻，與大地接吻。——先生！那一天真也奇怪，大地頗與平常不同，尤其對我更顯着親熱，和抱着理解似的。我愛得它和女人一樣！」

『自然，我到父親處去了！我明知道死人是什麼都聽不見的，但是我也去了，因為有尊敬為我們工作而且比我還艱難的人之希望的必要！不對嗎？』

是的！是的！我去到父親的墳，腳踏着土地，照父親的遺言說：

『父親！——成功了！』我說，「人們勝利了！成功了！父親！」

農民文學論

立野信之著

(1) 農民文學的基礎樹立在那裏？

(2) 農民文學的特殊性。

(I)

普羅列塔利亞文學是什麼？廣義的說來，不外是勞動者和農民的文學。若再少微詳細的去講，牠可以說是表明着只有勞動者和農民才是建設次一個時代的主人翁，而且使和這龐大的階級之流所共存的所有的各層的階級的人們，也參加到做為勞動者和農民的唯一的最高表現的普羅列塔利亞特裏面。除此之外再找不到什麼其他的意義。

所以，在作品的領域上的普羅列塔利亞文學是以勞動者（工場）和農民（農村）為主題的，是比描寫其他的階級（例如小市民和智識階級）占得多的。這理由可以由社會的要求的增大來說明。就是，這是因為社會更多的要求着直接的具體的描寫踏着困難的道路的某階級的英雄——勞動者和農民的姿態的原故。而且又因為這些東西在很多的場合是能以強烈的訴諸於讀者的。這還可以從別的意味上來說明。帝國主義社會的階級的矛盾的增大——即勞動者和農民階級的急速的生長和伴隨着這生長的鬥爭的激化，使普羅列塔利亞作家決定了應該在何處探求其題材。

從這裏普羅列塔利亞文學的取材的範圍，特色的底分成了兩個廣汎的世界。

一、描寫勞動者（工場）的。

二、描寫農民（農村或地方）的。

這後者對於前者講起來，我們通常慣呼牠為“農民小說”或更廣義的呼為“農民文學”。但充其量這不過是特殊的分類，本質的範疇是屬於普羅列塔利亞。

開拓者

5. 恐懼我的大學
6. 騰雲無的心
7. 請我吃飯
8. 當我遇到他
9. 新與文學論

小立林多喜二之
高爾基著
元王胡弓地
鈞誠
早初瑞滿文
合譯

文學的，而且是不得不屬於。

為什麼要這樣呢？農民解放是依據着“土地革命”而解決。農民長時間的苦於“土地”的問題。約占日本人口百分之四十八的廣大的農村人口，是在期望着沒有採取的「土地」的。可是誰給農民保證「土地」呢？伊里基說——只有普羅列塔利亞特，只有統一普羅列塔利亞特的（前衛）布爾塞維克黨………須要給與貧農們所欲求的東西，也就是他們正在尋找着可是不知道在什麼地方及如何去尋找我的東西。

從那裡我們可以相同的採納伊里基的有名的話的意義。

〔沒有農民的支持，都市普羅列塔利亞的解放是不可能。同時不和都市普羅列塔利亞緊密的結合，農民的解放是達不到。〕

在這確固的思想的立場以外，農民文學是沒有立足的餘地的。不把基礎樹立在這裏，農民文學的藝術的生長是無意義的。

（2）

但，只是了解以上的那些，自然是不會有農民文學的產生。那裏有農民自身的生活條件。觀念和行動的特殊的事情存在着。從那裏農民文學以特殊的相貌而表現出來。

農民文學的特殊的相貌是直接的從農民引出的。

先看一看農民和都市普羅列塔利亞的生活條件的不同這件事。

都市普羅列塔利亞是依據着集團的、協同勞動的，反之農民是立脚在分散的，個人經濟（過小農經營）之上。所以心理的意識的方面也以自己的特殊的相貌而表現。就是，都市普羅列塔利亞是集團主義的，協同主義的，反之農民是個人主義的，而且前者是進步的，之後者是保守的。

以上的特性（自然還有其他的很多的）是從何處生出的？那不外是由於經濟的和政治的原因。

農民文學自然不能忽視這樣的農民的特殊性。忽視了這些特殊性就不會有農民文學。

但，對於普羅列塔利亞作家說來，只正確的描寫這特殊性是不必要的，而問題是在於如何將這特殊性再現出來，如何向着勞動者和農民那方面走去。

農民是保守的。若只是去表現這個，就成為布爾喬亞小姐的作文。對我們說來，並不是這樣的特殊性的積累，而向持有這特殊性的農民的普羅列塔利亞特那方面走的獨特的步態的再現是必要的。換言之，不是古老的傳統的特殊性，而是急速的發展着的農民的新的特殊性的發現和組織（表現）。

關於農民的保守的特性，可以引一個在演說會上的農民的態度為例子，在演說會上農民是和勞動者取了完全相異的態度的。演說者非常巧妙的吐

書

3. 2. 1.
前 言
叛 叛
徒 徒
之 父
音 音
短 歌
筆 著
(小 小
說 集)
(散 文 詩)

式劍
劍鋒情
合譯

出就連不識字的一——新聞發生了已經幾十年。但絲毫都未得以接觸的老百姓都圍領會的言語、講台上豫期着農民的可驚的破裂般的鼓掌，演說者停止了講演，但農民們却絲毫不敢掌，連咳嗽也不咳嗽，扳起無變化的遲鈍的臉面，有個人張大着口注視着演說者的面孔。看去那像是完全沒有反響似的。可是臺灣却恰和此相反。農民們是被巧妙的真實的言語所打動。實在是窒息般的打動。可是保守的他們是不能把自己的感情的勃動，那樣簡單的像勞動者似的以絕叫和喧騷而表現出來的。（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出實在是生活使他們那樣做。）

不論直向着悲慘或是在此恰相反對的場合，農民是不願簡單的把心的勃動表現於態度上的。可是農民只要一勃動，就不知道要勃動到什麼地步。一九一八年的日本的米的騷動和其他的很多的騷動、比什麼都雄辯的表示了農民心靈的暴發性。

普羅列塔利亞作家只知道「農民不易動」是不重要的，必須知道所謂不動的內側是含有動的東西，而且牠只要得着機會就會向着目的而暴發的這件事。

這樣的農民的特殊性，作為文學的特殊性而再現出來。作為概念的由一般所規範的「農民文學」的特色，是像以下的這樣：

- 一、表現的陰慘性。
- 二、描寫的遲鈍性。
- 三、筋肉的顯著的無變化。

全體的特色可以說是「晦暗的地味」。

為什麼農民文學晦暗呢？即使有明快的農民文學，可是那只是田園讚美的或是牧歌的，這又是什麼理由呢？

前者以寫實主義的作家為代表，後者多見於理想主義的作家裏。前者以客觀的態度而觀察農民的生活，後者以理想的態度——不是現實的「土」的生活（因為那是過於晦暗而悲慘）而是在什麼別的地方去發現平和的田園的空想的態度。但，這裏主要的是以前者為問題的。因為即使在空想之中能造成什麼社會，但那是不即於現實的。

現實的農民的姿態是以悲慘而表現出來的、其根據是在農民的生活裏。一面作着米，一面不斷的和飢餓與貧窮對抗着，這是農民的生活。這基於經濟的和政治的原因的生活的晦暗直接的反映到文學的作品上。

可是作家若不以舊寫實主義的態度（自然主義），而以新的寫實主義的態度去觀察農民的生活的時候，他就那樣的去再現這悲慘或晦暗於文學作品之上麼？

事實上其中是有很多的悲慘的。作家取擇了牠。而且要寫出來「我知道這樣的農民，我知道那樣的農民」這樣很誇耀的在我們面前顯示着。還說生活是

晦暗的，所以作品也是晦暗的。因此這是當然的事。

這些呼為寫實主義的作品在我們那裏也顯示了幾種。而且這些作品毫無動力。不少的人，為什麼呢？只不過是因為他的感傷主義的原故！除此之外什麼都不會感動讀者的。問題不在於在怎樣的意味上感動人，而在於怎樣的使人與現實結合。

生活的晦暗不是在作品上面，事實上是存在於「小說」以上的各處。作家一一的選擇了那些。把牠積重，而再積重。但，在那裏製做了些什麼呢？這樣恐怕是現出了晦暗與悲慘的展覽會。也不過只是這樣而已。

自己解放的鬥爭不是在晦暗的生活裏，在建設於這生活上面的希望上，才有鬥爭的意義。

所謂新的寫實主義是指着普羅列塔利亞寫實主義而言。那不是表現農民生活的晦暗。那是取擇出什麼是在與普羅列塔利亞特的結合上必要而且必然的東西。

農民因為其自身的保守性的原故，總是顯着遲緩，但他們是在走向着普羅列塔利亞特的。那不只表現於佃種爭議上。那不只表現於農民的急速的貧窮上。而且，不管在澎湃的佃種爭議上支配階級紅眼的揭示了多少的「農村振興策」，但依然沒有建立了何等的具體的策略而怎麼也不能着手的全體的農業的危機，使農民和普羅列塔利亞特在結合着。況且這並不是現出於形式化的鬥爭，而是現出於各個地方，各個時候的。

那是現出於日常的困難的鬥爭——組織之上。那也現出於自覺的農民A一面在田裏亂跳着，一面對着不自覺的農民B的強固的談話。那也反映於主婦的，還有走到布爾喬亞小學校的兒童的意識上。

只是形式化的鬥爭不是普羅列塔利亞的。在無形式的生活的一見沒有什麼的地方，有普羅列塔利亞寫實主義的農民作家必得發現而且擇取的重要的要素的勃動。不是捉住所有的農民的固定的特殊性。而是捉住其暫的勃動着的特殊性而再現，這是課於作為普羅列塔利亞作家的農民作家的重要的任務。

(BG譯)

悼亡

械壙

白色的精靈飄飄，誘引着你伶仃淒絕的亡魂，
悲謨的笛音，吹奏出你對人世眷戀的哀韻；
此次對於故宅的別離，就是你終古的遺恨，
請聽啊！樂聲悠揚，吹奏自你安葬新紙的故人。

你悄悄地逍遙，這人算並無有同情的頃息；
子今失運難棄的只有你所親愛的兒女；
沿途的觀來，對于你也不生些微的哀戚；
誰想到自己不幸的未來，就是你慘淡的過去！

桃蕊在風中輕輕地落動，蝶蝶在花間飄飄地旋飛，
這自然界的生動，何異于你呱呱降生時的人世？
你憔悴的兒女，哭伴你走向永久的飄渺，
他們沉痛地哭聲，又何異你哭送早年逝去的親戚？

笛聲如咽，伴你的樂工奏出來超人的絕技，
不要再留戀吧：你祖傳的世業你多情的兒女；
他們會默默地走去，長伴你于永眠的墓地，
猶如你無意地圖圖生來，又無意地悄悄逝去！

我的逝者，人生如果是一場橫濶而驚心的噩夢，
於今你醒了！請追憶你生前陸離的夢承；
車廂橫躺，痛愛你的親人已消失于無垠的長空，
這驚心的死別，將使你們重溫歡聚的舊夢！

遠了，遠了啊！我聽不到你淒婉而蒼涼的樂聲。
茫茫的天宇，空除了你暗淡而憂愁的幻影；
行人依舊地在街前擁擠，市聲依舊地喧囂，
這無涯的人間，有誰知逝去了你無名的生靈！

民一九·四，一六作于西齋。

復活節

【這是一個事實，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發生在一座古老的城堡。】

非　　自

是—九——年復活節的清晨。

東方剛放射出魚白色的晨光，人們都仍留戀於利那闊卻破滅的春夢裏。這時，全市教堂的聖鐘已開始節奏着幽揚的歌曲。夜殘餘下的死寂的氣息已被擊破，光明又復活了。

在教堂周圍居住着的教徒們，無論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帶着個笑喜喜的臉，穿衣帽整齊的，早已開始在‘碌地活動起來。雖慶祝主耶穌復活的集會時間尚早，於是都三五一羣的在附近的街上散步着。

帶着花香的清爽的春風，陣陣地從街面吹過，驚起了路旁的新柳都在嬌嬌

地飛舞着。全市的一切景物，好像都注入了新的生命，個個都顯露着生動活潑的姿態。他們佇立在這樣美妙的天宇之下，都驚呆了，陶醉了！他們感到主的偉大和仁愛，每年一度地賜與他們一個這樣的『春之晨』！」

朝霞在東方變換着鮮艷的色彩，斜照在新柳叢中，反射出一圈燦爛的五彩的光輪。他們立刻止步向着那彩輪祈禱，似乎是瞧見了主耶穌立在其中。

慶祝主復活的信號發出了。全市的教徒們都爭先恐後地擁向他們附近的教堂。在E大街中，聳立着尖塔的莊嚴偉大的總會前，佈滿了各色的人們；他們都是不屬於某個教區的教徒。有些在街心為名利奔跑着的，被上帝所唾棄的非教徒們，也都帶着羨慕和慚愧的臉色向裏擠。似乎他們也想襯着這偉大的節日，向主耶穌沉痛的懺悔，請主恢復他們選民的地位。

總會禮堂的樓上樓下，已佈滿了黑呀呀的人頭。後面仍如潮水般地向內擁擠。宣傳上帝意旨的教堂，是不能像劇場般地宣告坐滿的。後來者，只得一排一排地樹在周圍的牆上。但是，他們都是抱着虔誠的信心，為求真理而來的，所以立着也並不覺得若何的痛苦。

已屆開會的時候了。每個人都垂首靜默着。全場如死一般的寂靜。間或有幾個年輕的男女們，偷偷地向四圍巡視；那莊重嚴肅的氣息，立刻尖銳地撲了過來，使你不禁而慄！在這神聖的場所中，人們心靈中的慾望和邪念，都要悄悄地逃亡了。每個人們只深深地懷抱着個空虛的空虛的心，其中含着個超世的不可捉摸的信念。

講台上忽然發出沙沙的足音，全場的人們立刻舉目向前注視。一個年約六七十歲的外國老牧師，緩緩地從後台走了出來。他那道貌暗然的面容，雪白的頭髮，和着花白而飄然的長鬚，會使人肅然地起敬。「基督又復活了！」每個人的心靈中，這樣地感覺着：他靜默了一時，用着沉重而生硬的中國話簡單地向大眾說：

「我們一大家一現在一向一主一祈禱！」

大眾都悄然地立起。低頭，垂手。從台上發來一種神秘地不可思意地囁嚅祈禱聲，好似荒野中幽靈的哀鳴。全場人們的心弦都緊張起了。

「阿們！」大家悄然地坐下。

沉悶而嚴肅的空氣漸漸地溫和了。突然一陣幽揚的琴聲從台左發出，人們的臉上都泛出了一絲地笑。台前已站立了一隊活潑的少女，伴着幽揚的琴聲唱出清脆而柔和的贊美主的詩歌。歌聲由低矮而漸高亢，而漸曲婉，人們的心絃都顫動起了。他們似乎聽見了上帝，瞧看了偉大的主基督，在這美妙的歌聲中。

歌聲停止了。老牧師又走到了台上。

【現在一請王一牧師一給一大家一講主一復活的一故事】。

王牧師——一個年約三十多歲的中人國，帶着一副中國人特有的和平的面孔！雖然他急力地欲保持神聖的莊嚴，但是仍不時地流露出不可掩飾的微笑。他走上台子，用流利的國語向大眾宣講：

「今天是主的復活節日。我們的主是不會死的，永生的！但是為使人們信奉他的名悔改救罪的道，所以不能不受這次的災禍。從那日起，主的道就從耶路撒冷傳到萬邦了！」

「在安息日過後的頭一天，黎明的時候，那些從加利利跟着主來的婦女們，帶着些香料，去到主的墳前。忽然看見石頭已經從墳墓滾開了。她們走了進去，只是不見主耶穌的身體。正在猜疑，忽然有兩個人站在旁邊，衣服放光。她們驚怕，將臉伏地。那兩個人說：『你們為什麼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已經復活了！你們當記得他曾告訴你們說：『人子必須被交在罪人手裏，釘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復活。』』她們猛然……」

人們正在聚精會神的靜聽着主復活的神跡，全場異常的寂靜。後面突然發上混亂的響聲。王牧師停止了，大家不約而同的驚異地向後面注視。二三十個雄糾糾的青年男女隨着他們的視線魚貫而入了。他們雖然驚奇，但是並沒想到會發生什麼悲劇。他們以為這些人們都是來參加神聖節日的典禮。王牧師裝着嚴肅的面孔，正欲向這些遲到的擾亂神典禮的信徒們訓誡，突然間，有人跳上了台子，將他推到台下。嘩啦一聲，一個鮮紅的血的旗幟在台上飄揚起了！隨着四面發出了悲壯的歌聲。

『起來！飢寒交迫的……』

『起來！……』

『……』

『International一定要實現了……』

全場的教徒們早已在發抖了！他們瞧着全場似乎到處都放射着紅光，一條一條的紅蛇好像都向他們奔來。他們爭先恐後的擁擠着躲避，大門不知何時已被人封鎖了。

小孩和年輕的婦女們都驚恐地蹲在地下嚎叫！老太婆們不住地『主呀！救世的主呀！……』的呼喊，祈禱！男子們因為得知這紅旗是一個可怕的集團的標幟，更加恐怖了。他們都不知將要發生何等的悲劇！他們只有虔誠地向上帝不住的祈禱！他們不相信在這莊嚴的聖地會發這樣的罪惡！

忽然從台上發出一陣沉重的宏大的聲音，立刻把這混亂的恐怖的局面震壓住了。

『……你個為什麼這樣的恐懼？我們都是同志，都是相信着一個真理的人們！不過你們的是在天上，我們的是在地下罷了！你們的教義不是還說

要你們幫助和解救窮苦人們嗎？你們上帝不是曾經說「有錢的人應該把錢拿去，
像駕駛針孔這樣」嗎？但是，你們現在已經沒有坐在高貴寶座上的上帝了！你
們懷裏了！你們在有形或無形之間去幫助有錢的人們榨取窮苦者的財物了！你們
現在已背叛了你們的上帝和你們的真理！你們不承認嗎？你看在這世界上你們
所有教堂，那一座不是富人們榨取勞動者的血汗所得的剩餘的財物建築的呢？
你們的教主和牧師，那一個不是靠着富人的金錢而生活呢？

『你們都是良善的人們，都是相信奉着你們上帝真理去救人間，但是，現
在你們已受了教主和牧師的欺騙了！你們不自覺地跟着他們叛變了！』

『今天是神聖的復活節日，你們要在今日發誓從新復活起來！迅速地從教
主你們的教主和牧師的權威下解脫出來，站在我們的旗幟之下！我們的上帝才
是真正解救貧苦人們的上帝！我們的真理才是解救貧苦人們唯一的方法！我們
的復活節——五一節，也快到了，希望你們也要像今天似的虔誠地向你們的新
上帝祈禱！…………』

鼓掌的聲音如暴雨般地響起了一，那些被嚇呆的教徒們都被驚醒。接着悲壯
的歌聲又起了：

『起來…………』

『這是最後的爭鬥…………』

『到明天；…………』

突然，四圍的玻璃窗都被擊碎了，接着一陣乒乓的槍聲。剎那間全場的空
氣又緊張起來。歌聲仍不斷地進行着。

由窗孔中鑽進了許多武裝的兵士，教徒們都不自覺地歡呼起了！他們那嚇
白的臉上都露出了紅潤和笑。他們已得到解救，上帝派下的救世軍來了！

唱着歌的人們，似乎並沒覺到恐怖他來臨，一人突然跳掉上，擺動他們真
理的旗幟，大家更加雄威地悲壯地高歌着。武裝的兵士雄糾糾向他們奔去，忽
然他們也拿出了武器，戰鬥開始了！

槍聲，歌聲，哭嚎聲，叫罵聲，混亂而嘈雜地在這復活節的清晨，莊嚴的
聖地內暴發出來！

一輛一輛地載滿暴徒的汽車，從莊嚴的神聖的總教會前已開始向警備司令
部進行了。車上的士兵們都帶着勝利的微笑。暴徒們也並沒露出半點恐懼的神
態，悲壯的歌聲仍繼續地發出。

『這是最後的爭鬥！…………』

『團結起來！…………』

『到明天，International…………』

1931.8.23.故都

定價	本市 \$ 0.25.
	外埠 \$ 0.3.
社址	北平北京大學院內